

可许则许

陈海量居士著

前言

序

缘起

三义略释

事实引证

业报释疑

感应释疑

附：代跋

前言

我在香港自修时，仍是免不了常有信众问佛，问法，问感应等事；他们问：‘我信佛已多年了，常供养三宝，亦常参加各处法会，而且常劝人行善；怎么我老是身体不好？家境也未好转，儿女求学，求事都是不发达？这真是难免令我退道心！我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得到感应呢？有了感应才好交代家人啊！否则他们问我信佛，佛为何不保佑？我没有具体的事实感应可回答呀！’

唉！这许多疑问，实令我答不胜答，即使解说明白亦难令其接受。因为一般人信佛，都只求随心所欲，即刻就要满意；待到明日，那就不灵啦！因此，乃忆

起在大陆时曾读过：陈海量大居士所写的《可许则许》小册子，足以解答上述所问。于是虽处在兵荒马乱之年，我仍不惜尽一己之棉力，耗费很多时间，精神，从万难中请购了不下千余册，与疑难人结缘，化愚为智，令正信学佛。

今者在台湾已很难见到这本大众化，契时契机的《可许则许》；故早已屡思将此小册子特别改版重印大字，大量赠送，以解众疑。若有疑未解，实是信佛、学佛之一大障碍啊！

恰好五十年前了，我尚未读《可许则许》，就已先读过陈海量大居士的《知己知彼》一书，而后不久又读到其《建设佛化家庭》一书；欣喜之余，对此位大居士普济法施，利益众生，启发正见之悲智，赞叹不已。

此时转瞬之间，忽尔又过五十载；欣逢旧书再阅，对该老居士更是敬佩有加，他的智慧真是如‘海’，慈悲心‘量’实同大地呢？

是的，在此恶浊时代弘扬佛法，还是以佛化家庭著手，不失为度生之一大基础、方便。所以我冀望能为他老将上述三种著述广为流通，作人世长夜之灯塔，慈航普渡之舟楫；以慰在西之灵，高升莲品也。同时祈请有缘读者，生前正见学佛，没后同归莲邦，同证无生法忍，同于十方世界解众生疑，乃至同圆种智也。

西元一九九六年 民国八十五年二月十九日

序

今年已经是胜利后的第二年了，这和陈海量老师著述这本《可许则许》的时代似乎是不同了。可是事实上，因著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的混乱，我们所受到的生活不安定，较之大战时期实在没有多大的改善，或者可说更为恶劣。我们还没有脱离苦难的时代呢！

一般不明因果的人，受著环境激剧的波动，生活高度的压迫，他们彷徨，他们愤闷，他们哀怨，表现出种种不平的情绪。强者挺而走险，巧取豪夺；弱者找不到出路，乃自寻短见，以为可一死了之。而不知道现在的纷乱现状，都是我们过去贪嗔痴业力所造成。我们要得到安定的社会，平静的生活，还须从根本上著手；依著佛法规修戒定慧，痛自忏悔，改过修善，重新建立起太平的世界来。

所以在现在更须使大众明白因果的道理。可许则许，虽是这么小小一册，其解释祸福休咎因果关系的详尽圆融，早已脍炙人口，确乎是近年来佛学书籍中的名著。在短短三年中已经重版五次，就是事实上铁一般的明证。原著是典雅的文言文，一般教育程度较浅的读者，不易尝到法味，这是很可惋惜的。为普遍使大众受到法益，于是不顾文字的简陋，把原文演绎成通俗的语体文。

本文译成之后，曾蒙陈海量老师印可，并经润色修正，使得和原著大意不致有很大的出入。希望弘法大士兵赐与流通，使人人明信因果，同修净业，才不负陈老师一片婆心啊！

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三十日门人不息

缘起

无我老居士感到兵连祸接，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他老人家悲天愍人的心，不禁油然而生。于是每晚召集家里的人，在佛菩萨前礼拜祈祷；我也参预其间。他的祈祷词是：‘弟子某某，赤诚地代上海人民，忏悔无始以来所造恶业。至诚恭敬，礼拜称念，大悲观世音菩萨！求菩萨威神，护持我们，使我们业障消除，减轻劫难。望菩萨慈悲摄受我们，倘若可以允许我们的，就请允许我们的请示罢！’

起初我读了他的祈祷词，心里很是疑惑，于是我问老居士：‘祈求菩萨为我们消灾免难，应当希望所求的，一定能完成我们的愿望才是。为什么你的祈祷词结尾说：“倘若可以允许我们的，就请允许我们的请示罢”？这种祈祷法，恐怕被人家听到了，要怀疑祈祷没有效用罢！’

无我老居士对于我的疑问，解释得很是圆满。他说：‘凡事不可强求。世间上的事和出世间的事，真理是一样的。“倘若可以允许我们的，就请允许我们的请

求罢”这句话，是我师父刘上师告诉我的。这里面实在包含著无穷深妙的意义，你可去仔细研究研究！’

后来我静静思惟，过了几日，果然觉得这句话意义深长圆妙。以后我们向佛菩萨祈祷，除求生极乐世界的发愿文外，其他如消灾延寿，免难愈疾，求子求财，找寻职业等等，都应该用：‘倘若可以允许我们的，就请允许我们的请示罢’这句话，做祈祷的结语。这样的祈祷词才可称做圆满。这里面有‘许’，‘不必许’，和‘可许可不必许’三种意义。现在把它简要地说明如后：

三义略释

[一，许义]

仰求佛菩萨为我们设想，为我们审察！假使我们所求的事情，于我们究竟有益无害的；就请佛菩萨允许我们，护持我们，使事情实现，满我们的愿望。

[二，不必许义]

倘使我们所求的事情，现在虽然可以满足我们的愿望，可是日后有不可设想的祸患预伏著，而我们凡夫所预料不到；这是要求佛菩萨慈悲保护，不必允许我们的请示，以免后来的祸患。

[三，可许可不必许义]

善业恶业的报应是通过去，现在，未来三世的，身前身后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，我们没有慧眼怎能知道呢？从前恶业做得多的人，不但今生要受苦报，就是来生也不容易了结。现在因为我们归依三宝，忏悔过去罪业，修行种种善事，就能得佛的慈悲保佑，使严重的果报变得轻微一些。像净土圣贤录，吴毛遭难的事件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

假使我们的业报中，应该先受到水灾，火灾，盗贼，病苦，以及谋事无成，家口不安等等厄难；我们只希望苦难受得轻一些——所谓重报轻受，使得我们消除从前的业障；然后因著这不如意的因缘，才能引起更大的福利收获，以达到现在所求的愿望。这是我们所不能预知的，只有求佛菩萨保护我们，许可我们！这一层意义，比较第一种‘许’义，更进一层。

可不必许的意义：若是我们的前因，本来可以达到我们所愿求的，可是所求的事情，倘若伏有后患；这样虽然我们祈求您，也请您可怜我们的愚痴，非但不必允许我们的请求，并且要求您，就是在我们夙业分上，本来可以得到的，也要使我们所谋求的不能成就。这较第二‘不必许’义，也深一层。

往往有许多事情，暂虽然得到快乐，而未来已隐伏著大祸。这何异小孩子用舌尖舐刀头的蜜，而不知有割舌的危险呢？这是须要父母给与监护的。佛菩萨就是众生的父母，《楞严经》里说：‘十方如来，怜念众生，如母忆子’，他们怎能忍视他们的孩子，去贪

食五欲刀头的蜜呢？所以想祈求世事快乐的人们，必须仰求佛菩萨，为他们保护支援。

我们不可以因暂时的得失而生怨恨，以增加自己的罪业；碰著不如意的事情，应当生欢喜心，因为已经消除我们一层罪业障了。达观人的见解，是深远而广大的，我们应该自勉啊！

事实引证

以上我已经把‘许’，‘不必许’和‘可许可不许’三种意义约略说过了。现在我来引证几件事实作为证明。因果关系非常复杂，我们凡夫俗子怎能知道？人事的发生，有的似乎是凶险的，而实在倒是幸福的；有的似乎是可喜可庆的，而实在是可悲可吊的；有的似乎是可悲可吊的，而实在是可喜可庆的。祸福是互相倚伏著的，得失没有一定的啊！

我现在将史册的记载，和耳闻目见的事实，写述几则，来说明祸福休咎的微妙。我们明白了因果以后，自然就能达观了。

[遭劫未必是祸]

《净土圣贤录》载：吴毛是青阳吴姓的仆人，平时持斋念佛，同时修行种种善事。当左良玉的兵，渡江的时候，吴氏合家都避去了，只留他一人在家看守。兵来了，他被击中七枪死了。等到主人回家，吴毛又苏醒过来，对主人说道：‘我因为宿世的恶业，应当

受七次的猪身；因为今生斋戒念佛，得以七枪散冤。现在佛来接引，往生西方去了！’说完话，就合掌而逝。这事是在清顺治元年。

[丧子未必是凶]

（一）《华严五祖纪》：唐朝杜顺和尚，有一天到外面去化缘的时候，有一个斋主抱著他的儿子，求和尚给他消灾延寿。和尚定睛对著孩子看了许久，说：‘这孩子本是你的冤家，现在应该给他忏悔。’吃完了斋以后，和尚叫斋主把小孩抱到河边。到了那里，他说把小孩子抛入水中。这时斋主夫妇不禁捶胸顿足，嚎哭起来。和尚说到：‘请不要闹！你们的儿子还在那里呢！’说著，就用手一指，果然，他们就看见他们的儿子，化作六尺丈夫身，立在水波之上，怒目地斥责斋主说：‘你前生拿了我的金帛，还杀了我推入水中。若不是菩萨同我解怨，我是决不饶赦你的！’于是夫妇俩默默然信服和尚的神力了。

（二）梁敬叔笔记：姚伯昂先生说：‘传说人世间的夫妇儿女，有还账的，有讨账的。我于是想起，从前我的一个妹子，当她五岁的时候，出天花很是危急，呻吟床褥，非常哀苦，一连几日夜，叫号声不止。我的母亲说：“这样地受痛苦，为什么不早些去呢？”她听见了，大声地反抗说：“你们还欠我八千文钱，尚未还清。等你们还了我，我就去了！”我的父亲就差我去关照她说：“我们一定把这笔钱做你的棺殓费，再加千文烧些锡箔给你。这样你可以快些去了，何必等待著活活受苦呢！”我对她说了以后，她就在这一

夜里死了。这样看来，还账讨账的传说，是确有其事的。’

（三）梁敬叔先生说：‘常州有个甘学究，是以教小学生为生活的。当他的儿子才只三岁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忽然死了。他只得带著他的儿子，到他教书的馆舍里去养育。到四，五岁的时候，就教他识字读书。这个孩子倒很聪敏，在十五，六岁的时候，四书五经都读得烂熟，也可以做教书先生了。每年父子二人教书的收入，凑合起来有四，五十金，除去生活费用之外，还可以稍稍积蓄一些。后来甘学究就预备为他的儿子娶个媳妇。当他们正要行订婚礼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忽然生起大病来，病势很是危急。

在病中，他狂喊著他父亲的名字。甘学究惊惶失措答应说：“我在这里！你有什么事吗？”他的儿子说道：“你前生和我合伙做生意，欠我二百余金。某事除去若干，某事除去若干以后，现在应还我五千三百文。快快还我！还了我，我就去了！”说完了话，就气绝而死了。这真是世俗所谓讨债的了。大凡年幼夭折的儿女，多因讨债而来的；不过像甘学究的儿子般，分明说出来的，十个之中没有一，二个罢了！世间一般做父母的不明因果，反为这种讨债的子女悲伤哭泣，不是很可笑吗？

（四）纪晓岚笔记：朱元亭有个儿子，生肺病将死的时候，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道：‘现在还欠我十九金。’这时医生正在开药方，预备给他吃一服人参，

可是人参还没有煎好，他就死了。后来算算那人参的价值，刚好是十九金。这是最近的事实。

（五）天台有位袁相钦先生，是我的远亲。他有一次在梦中，看见洒坛里现出一个人来，指著他说道：‘三百千！三百千！’他就醒了。这时他的妻刚巧生个儿子。相钦本来没有儿子的，所以很钟爱他。这个孩子，四岁生病很厉害的时候，在病中，他忽然叫喊著说：‘拿算盘来算帐！拿算盘来算帐！’相钦突然想起从前的梦，就责骂他说：‘讨债鬼！你到我家里四年，我为你花费的，已经不止三百千了！’他的儿子听了这话，就死去了。

印光大师曾经说过：‘一个人生儿子，大概有四种原因：一种是报恩，一种是报怨，一种是还债，还有一种是讨债。’

报恩是：因为父母对于儿子过去世有恩惠，为著报恩，就来做他们的儿子。所以服劳奉养，生事死葬，都称父母的心意。世上的孝子贤孙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。

报怨是：因为父母对于儿子过去世有亏负的地方，为著报怨，就来做他们的儿子。所以怨恨小的，就忤父母；大的，甚至为非做歹，闯下大祸，害及父母。做父母的，活著的时候，不能得到儿子的奉养；等到死了，还因为儿子的不争气，带著羞耻到九泉去。这是报怨的一种。

还债是：因为儿子在过去世欠父母的资财，为著偿债，就来做他们的儿子。倘若债欠得多的，父母就终身由他奉养；若是欠得少的，就不免半路死去。像读书才得了些功名而丧命的，做生意才得了些财利而身死的。

讨债是：因为父母在过去世欠儿子的资财，为著讨债，就来做他们的儿子。小的债，不过损失些学费聘金；等到债还清了，父母虽想望他成事立业，而他忽然夭亡，再也不留片刻。若是大的债，那做父母的损失，可就不止此数，必定要废业荡产，家破人亡才罢！

这种报恩报怨的因果关系，不独子女是这样，就是夫妻也是这样的。总之，眷属聚会，无非恩仇报复。假使能够互相感化，大家念佛修行，同归极乐净土；那么恩仇眷属化为菩提眷属，就完美到极点了。

[病痊未必可喜]

明月笔记：浙江上虞蒲湾地方，有个钟秀峰。当他年纪四十多岁的时候，生个儿子，秀峰很钟爱他。那孩子十岁的时候，生病很危险，秀峰夫妇哭泣著到神祠里去祷告。在夜里梦著一个神对他说道：‘你的儿子有许多事情没有了结，那会就死去啊！’醒来之后，他非常庆慰。后来儿子果然病好了。等到这个孩子长成以后，挥霍放荡，忤逆父母，无所不为。钟家便被他破败了，秀峰夫妇终于饿死。这就应验著神梦所说：‘有许多事情没有了结’的预示，原来他是来讨债的。

[延寿未必可贺]

觉有情半月刊载：杭州栖霞洞有个智印和尚，能够预先知道未来的事情。有一天，寺里一个短工染疫死了；短工的妻子到山上来，请寺里的长工相帮埋藏。智印和尚知道了，阻止他们不要去埋藏，并且对他们说道：‘这个人还有许多苦难没有经过，决不会就这么死了的！’他的妻子回答道：‘气早已断了，难道还会活转来吗？’她怀著一肚子的疑团，悻悻然而去了。等到第二天早晨，这个短工果然又活转来了。

[得财未必是福]

《大庄严经论》说：有一次，佛和阿难在舍卫国的旷野中行走，看见有一堆金子埋藏著。佛对阿难说：‘这是大毒蛇’，阿难对佛说：‘这是恶毒蛇’。这时田里有一个农夫在耕种，听见佛和阿难说有毒蛇就去看看。他走到那里一看！原来是一堆黄金；他就拿回家里，从此他就立即变成富翁了。后来被国王知道了，就把他关在监狱里。他从前所得的黄金，到这时已经用完了，但是还不能免去刑罚。他真悔恨极了，不禁叫喊著说：‘恶毒蛇阿难！大毒蛇世尊！’

国王听见了，觉得他说得不伦不类，很是奇怪。于是传讯他：‘你怎么说毒蛇，恶毒蛇呢？’这个农夫对国王说道：‘我从前在田里耕种，本来很可以安闲度日。有一日，听见佛和阿难说有毒蛇，我去一看！原来是黄金；不禁贪欲心起，拿归家中。今日想来，

这黄金原是毒蛇啊！’同时他又唱出一首偈：‘诸佛语无二，说为大毒蛇。恶毒蛇势力，我今始证知。于佛世尊所，倍增信敬心；我今临危难，是故称佛语。毒蛇之所螫，止及于一身；财宝毒蛇螫，尽及家眷属！我谓得大利，而反获苦恼！’

这个故事，使我想起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里，上海报上登的一则新闻：有一个李姓的妇人，有一天得到十余万元，喜出望外，她拿了款子坐汽车回家。在途中被强盗拦劫，把她的所有全数抢去了。这个少妇竟因此死亡。世上的人因著财产遭殃的，耳闻目见，真是很多很多，说也说不尽的。

[家难未必不幸]

吕碧城女士说：‘我家从前住在安徽六安州。当我十三岁的时候，偶然得到一卷观音白衣咒，说持诵百日，能消灾得福；我就每日焚香虔诵。等到刚满百日之期，忽然遭到家难；我家的人都被许多族人禁闭在本宅内，长年不得和外界通消息。后来母亲设法，用密函向外祖母家请示援救；结果得到援助，我们得以到来安县舅父家里寄住。

那时我常常想：为什么持咒百日，求福而反得祸呢？其后有土匪白狼来侵扰安徽，六安被蹂躏得变成废墟。当时我家旧宅里，只有孀嫂和她的女儿翠霞，和她的女婿汪君居住著。白狼闯到宅中，把汪君杀死了，翠霞也在这时殉难。我的嫂嫂逃到上海，不久也就病死了。现在我才明白：倘若那时我仍旧住在六安，一定

同遭到匪难的。我们避居到舅父家里，实在是因祸得福哩！’

[谋事得成未必可庆]

绍兴黄大动君，失业以后，因居在家里的时候，有一次，去求他的先生给他介绍一个职业。他的先生荐他到某军司令部，充任秘书。他到那里去办事，还不到一个月，两军开战了，他所属的军队被打败了。黄君幸而在枪林弹雨中出了性命，可是物件尽都损失了。他身无分文，沿途借贷，受尽千辛万苦，总算憔悴而返。他的先生见他这样狼狈回来，对他说道：‘这是我害你了！’

[谋事不成未必可悲]

吴县王玉如君，住在上海的时候，想谋一个轮船司账的职位。因为谋这个位子的人很多，玉如恐怕事情不成，来同我商量；我就劝他念观世音菩萨。玉如就听我的话，早晚持念，可是结果事情还是不成；玉如怀疑菩萨无灵。我对他说：‘目光要放得远大些，不应该以一时的得失，就怪菩萨无灵。菩萨是不会辜负你的！’过了两月，这条船被风浪沉没在大西洋里，里面的人都落水溺死，没有一个幸免。不幸的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，玉如跳跃著来向我说道：‘这真是菩萨保佑我呢！假如我从前所谋的职位成就的话，我也早就葬身船腹了。’

以上种种的事实，很明显地告诉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灼然无疑于因果的存在了。可是还有为我们凡情所不易了解的，我再来解释一下：一、业报释疑，二、感应释疑。

业报释疑

我们在世间上，所碰著的一切灾殃苦患，不如意事，都是从恶业招致得来的；一切福禄寿康吉庆，都是从善业所获得的。今世所享受的，是前世所作的果；而今生所造作的，又为来世苦乐的因。所以作怎样的善，得怎样的福；作怎样的恶，得怎样的苦。识田的感招，像数学上乘除一样，是一定不易的。所以戒杀放生得长寿少病报，廉洁布施得权威厚报，贞节得夫妻贤淑报，偷盗得贫穷耗财报。相反的方面也就可类推而知了。

善恶业报都是自作自受。因果的道理很是精微，虽然极其错综复杂，可是乘除消长，是决不会错乱的。倘若我们能够改过为善，诵经念佛，就能使善业日日增长，恶业日日消除。要得到幸福，远离祸患是无须我们祈祷，而自然能够实现的。

不过我们前世所作的业因，千差万别，所以善恶果报不能以一世的行动来下判断。假使行善而仍旧穷困的，那是因为他前世的恶业比较重；正因为这一生行善，已经灭去了殃祸，而蓄他的清安了；否则，还不止受这样的苦难。可是来生的福泽，也已经种因在这里头了。

有的人为非作歹，而现在仍旧得到安乐享受，那是他前世的福泽深厚。因为他作恶的缘故，他所应得的福祿，已经被他自己损耗了；否则，富贵尊荣还不只这地步。可是来世的祸患沉沦，也已种因于这里头了。

况且世事变幻没有一定，一时的苦乐不足为祸福的定论。所谓：

‘作恶必灭！作恶不灭，前世有余德；德尽必灭。’

‘为善必昌！为善不昌，前世有余殃；殃尽必昌。’

因果律是分毫不会错误的！

印光大师说：‘作恶而得到幸福的，是过去世善因栽培得深；假使不作恶，那幸福必定更大。譬如富家子弟，吃喝嫖赌，挥金如土，而不曾立即受到冻饿，那是因为他的遗产富厚；倘使天天这样浪用，即使他有百万家财，不到几年，也就要家破人亡，不可收拾了。’

‘得善而遇到灾殃的，是过去世罪业造得深；假使不行善，所的殃就更大。譬如犯重罪的人，在没有行刑之前，立了一些小功；因为功小的缘故，罪业不能完全赦免，可是总能改重为轻。倘能日日立功，因为功积得多而且大的缘故，罪就可以获得完全赦免，重复封侯拜相，世袭爵位，与国同休了。’

今生的善恶影响今生的祸福，这叫做花报。今生的善恶决定来生的苦乐，叫做果报，也叫做业命。今生花报的影响来得轻，今生所受前世已成熟的果报业力比较强；所以只有大善大恶的人，才能转变今生的业命，因为他们的心力比他们的业力还强。一普通的人就不能超出业命的范围，因为他们的心力敌不过业力的坚强。世人往往略行小散善，就痴心妄想地要获得转移业命的效果，不是很谬妄吗？所以那一碰著逆境而退失修善心，和希求不能达到目的的因而退悔的人们，都是因为他们修省改过的功夫还未能做到。这种人怎能挽回定业呢？我们应该自省一下啊！

信奉佛法的人们，倘若求子病愈而子反死了，可不必哀伤退悔。我们怎能知道，也许这个儿子是为讨债来的呢？他日或许被他弄得破家荡产，使父母吃老苦呢？现在佛菩萨的慈力，消除宿怨，使他早些离开，正是做父母的大幸事啊！譬如我得罪了人家，他想来报复；幸而得有势力的人，从中为我们调解，使对方的怨恨消释了，不再同我为仇。这上多么幸运的事啊！因为仇恨的心像是黑暗，遇到佛光一照，黑暗随即消灭。所以能得佛为垂护的，任何怨仇没有不能解散的。

世人求子病愈而子反死的，做父母的正应该感谢佛菩萨的大恩，努力奋勉修习佛法，并且劝化众生共同信佛才是。倘若反生怨心，悔心，退心，怪佛菩萨无灵，这真是辜负佛恩呢！至于求其他眷属如：父母，夫妻愈病而反死的，都应当作这样的看法。因为一家眷属的聚会，无非报恩和复仇而已。

或许有人要问：‘儿子生病祈求佛菩萨而反死去，说是佛力解怨使他即便离去，固然不错！然而为什么不解怨以后使他勿去，而仍旧做我的儿子呢？这是一点。还有一点，假使他不是来讨债的，那么终究是我的儿子了；不求佛力救助，他也不至于死的，何必要祈祷呢？’

我的回答是：人生所遭遇著的，都是从过去世善恶业力所感召得来的。心力弱，业力强，就被业力所支配。只有学习佛法，心力训练得强的，可以不被业力所束缚；普通一般的，大多数不能超出业力范围的。你的儿子——因为你和他在过去世所种业因的关系——为著讨债而来，现在佛力消除了宿怨；而你还要求他不死，仍旧做你的儿子。

这譬如有人到你家里来讨债或报仇，当时因著一位有道德威望的人从旁调解；这个人意气平静下来，就此放弃债权。你想，那时这个讨债的人，仍旧留在你家里呢？还是回去呢？当然的！他一定就回去了。现在你的儿子为著讨债而来，怨气平释以后，他也当然回去了。理由是一样的。

关于第二个问题：‘假使他不是为讨债来的，不求佛力，他也不至于死。’这话你只说得半边。人们的疾病，表面上虽然是从风寒虚劳，四大不调而起，实在是他们前生的恶业作为主因的。你儿子的病苦，一方面固然为讨债而使你受累；而另一方面，他也有他自己的恶业存在著，使他不得受病苦而至夭折。假使他前世的恶因是十分，那么这病就得受十分的苦果。

譬如拍球，用十分的力气向下拍，它反跳的高度也有十分。力的强弱，要看拍的人而有差别；也就如造恶因的时候，心力的猛利程度各有不同。

倘使你儿子有十分的恶因，他一定要自受十分的苦果才能了结；要想减受五分，是不可能的。假使能归信佛法僧三宝，至诚恭敬地忏悔，并且做种种善事，就能得佛菩萨的慈悲保护，可使重报减作轻受。譬如世间法律所规定的一般，杀人的人要处死刑，倘使去自首，罪就可以减轻。向佛菩萨忏悔的，就和自首一般，病苦怎得不减轻呢？

然而不要误会！佛菩萨并非制裁人们罪恶的主宰者。佛说‘一切唯心造’，祸福寿夭，恩怨眷属，一切是我们自心所造，自作主宰的。因为归向三宝，至诚忏悔的心，能顺合忏悔者本具的佛性，顺性而起，就和佛菩萨已经证到本具佛性的境界相契合；这是此方的感而得到彼方的应，很自然的结果。

众生心力的光很是微弱，不容易消灭黑暗的业力；现在和佛菩萨光明无量的心光接触，就能增强我们心力的光，足以消灭我们黑暗的业力。然而还须看各人归向佛菩萨的心力强弱程度怎样，而决定其减轻苦报的分数。譬如五烛光的电灯泡，必定发五烛光的光明；五十烛光的电灯泡，必定发五十烛光的光明。因为光度强弱不同，黑暗的减退也就随之有异。所谓心光，本来是人人都有的，只因各人被业力所蒙蔽的程度有差别，所以所显现的就各不相同了。

贺国章先生说：‘有一位黄桐生君，他的眼能够看见鬼神，并且能够辨别人的气色。据他说，头上有白光的，这个人必定是佛教徒。尊贵的人有紫色的光，财富的人有红色的光，生病和失意落魄的人，他们头上的光是灰色的。普通的人则是蔚蓝色的。头上的光现出黑气的，这个人定要死亡，否则是个大恶人。’

心光虽然是常人所不能见到，然而是可以实验的。冯宝瑛居士说：‘我们可以拿布施的事做试验。假使真心为人而布施，没有利己念头的人，他的心中必定有一特别愉快的景象，这就是光明发越的表征啊！’专心念佛，也容易得到愉快的景象。融空居士说：‘静寂地念佛稍久一些时候，就能觉得头部热蒸蒸的，四肢百骸融融地。这就是心光透露的证验。因著发光而生热，这是物理学的定理。’《华严经》里也说：‘大士光明亦如是，有深智者咸照触；邪信劣解凡愚人，无有能见此光明。’

当我二十九岁的时候，和我的妻远信住在赤城山。这时远信是二十五岁。在某一日的早晨，她下山去，行走在田野间的当儿，沿路专心在念佛。这时太阳刚上山，晨曦遍地，她偶然看看她自己的影子；发现顶上有一圈圆形的光，周围和肩相齐，其大小约有直径二尺光景。它发出灿烂的光辉，有不可形容的美妙，和佛像背上的圆光相似。

她心里觉得奇怪，还是继续地一面走一面念佛，并且时时看她的影子；这个圆光依旧焕发著，她稽首这是念佛所得的现象。于是，她试试看，停止念佛而念

世间的杂事，同时再看看影子，圆光就没有了。因此就可以知道，念佛最能发挥我们本有的光明，消除业障的黑暗。

念佛，念杂事都是念，为什么所表现的有这样的不同呢？这譬如人的忧喜，忧的时候愁眉苦脸，喜的时候嬉皮笑脸；忧喜同是心念，而表情就不同了。佛号的念随顺我们的本性，杂事的念是违反我们的本性；念的主动体固然是同一个心，可是被动的念头就有分别了。假使念佛功夫得力，那么尘劳就是佛事，在酬应一切世事的时候，都不会有什么妨碍。所谓‘竹密不妨流水过，山高岂碍白云飞’，到这个时候，顺性，逆性不过是方便之谈罢了。

人的疾病，多是业报的关系，在业报没有完尽的时候，假使要求其早日痊愈，就非求佛力保护不可了。世上很多中外名医没法医治的危症，因祈祷佛菩萨而获得痊愈的事实。

如最近邵联萼君也因念佛得救：邵君是杭州人，年十九岁，在上海患著重症，到宝隆医院去疗治。经医师诊断以后，说他这病是没有希望了。在进院后第七日的夜里，他忽然看见牛头马面，夜叉小鬼，摇摇摆摆地向他的床边直奔而来。这时室中电灯很是明亮，而他的神志地很清楚。他稽首这是来捉他的，他是将死了，于是鼓足勇气坐起身来。

后来再一想，既然有鬼神，一定有佛菩萨的。就想起‘南无阿弥陀佛’六个字，随即大声地念起来。当

他一念之后，许多的鬼怪突然都给他吓退到数步之外，不敢走近身来。邵君觉得这六个字有不可思议的效力，能够退却鬼的袭击，于是诚心诚意地不断诵念著。因为小鬼捉他不到，后来阎罗王也亲自出马来了一一他是身穿绿袍，头戴平天冠的；然而他也被佛号挡了驾而不得近身。邵君看见佛力这般伟大，更加放胆高声地念起来。

院中的医生们，认为他的声浪妨碍其他病人，就来劝阻他不要再念，而邵君在这生死关头怎肯停止呢？后来医生没办法，只得把他搬到另外一间病房去住，邵君仍继续著在念佛。这样经过了将近五日，他忽然看见一颗金光，渐次地由小而大，顷刻照耀遍满大地。

在光中，有一位金身的佛，卓然地伫立在空中，足下有金色云一朵，佛身上更放射著光芒，左手持著数珠，右手合指放在胸前，对著邵君在微笑。慈颜喜悦，态度很是可亲，原来就是阿弥陀佛啊！这时那一群鬼怪不知在什么时候都消失了，后来佛身也就隐去。邵君既然亲眼见阿弥陀佛的降临，他是更加兴奋了。病苦已经消失，第二日就出院，身体轻快康健已经恢复常态了。

念佛能愈不治之症，那么，念佛人不就可以不死了？

关于这个问题，应该这样解释：人们的生是业力而来的，等到一期业报完毕以后，这个身体也就完了。这个身体譬如是一炷，佛菩萨是灯笼，风雨来的时候可

以遮蔽；假使烛的本身完了的时候，灯笼也就无能为力了。不过寿命的长短，也可以随心力而转变的；精修佛法的人，是不被业力所拘束的。

佛菩萨救度众生，有顺度的，有逆度的，有显度的，也有隐度的。求病得痊，或所求遂意的，那是顺度；求寿反夭，或所求不遂的，那是逆度。感得佛菩萨为你现身的，是显度；因祈祷而感得人事凑合，机缘相助的，是隐度。

周梅泉居士说：‘佛菩萨是慈悲无量的，他们有很多的方便法门；遇到人力所绝对不能挽回的事情，就以不可思议的神力加以救度。若是世间常理还可以办得到的，就在冥冥中使其机缘宛转凑合而加以救度。又何必件件事情都显现不思议的方式，使世俗的人们惊怪，才算是灵感的征验呢？’

明白了顺显隐救度的道理，信心就能纯正而加强了。倘若遇到水火盗贼疾病，能够当境了然，没有疑惑，就稽首是学佛以后，重报已减轻受；设使不学佛，痛苦决定不止此。这不是故意自己安慰自己，事实上，因果感应的道理是这样的。我们应该深深体味，当生欢喜之心，感谢三宝慈悲垂护的深恩啊！

‘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；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！’有的人看了这首偈之后，就怀疑：既然是‘所作业不亡’，为什么祈祷感应，能转祸为福，重报轻受呢？岂非颠倒因果，错乱报应吗？

不是的！这首偈是专对业力强的人说的。转祸为福，重报轻受，那是对心力强的人说的。佛法圆融无碍，并没有颠倒的地方，我们须加心精细地分别观察，才能把握它的真理。

梦东大师说：

‘心能造业，心能转业；业由心造，业随心转。心不能转业，即为业缚；业不随心转，即能缚心。’

‘心何以能缚心？心与道合，心与佛合，即能转业。’

‘业何以能缚心？心依常分，任运作受，即为业缚。’

‘一切现世境界，一切当来果报，皆唯业所感，唯心所现。唯业所感，故前境来报皆有一定，以业能缚心故。唯心所现，故前境来报皆无一定，以心能转业故。’

‘若人正当业能缚心，前境来报一定之时，而忽发广大心，修真实行；心与佛合，心与道合，则心能转业，前境来报定而不定。’

‘然业乃造于已往，此则无可奈何。所幸发心与否，其机在我；转业，不由别人。’

可知一切唯心造，祸福之权都握在我们自己手中，只要勤奋学佛，结果终究是吉祥的。

感应释疑

众生祈祷佛菩萨叫做‘感’，佛菩萨救济众生叫做‘应’，感应通了以后，苦厄就能度过了。《华严经》说：‘佛身充满于法界，普现一切众生前；随缘赴感靡不周，而恒处此菩提座。’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佛存在著，而且常常显现在我们之前，而我们竟不能看见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非但是佛，就是诸位大菩萨，也无不常常显现在我们之前。《华严经》说：‘于一微细毛端处，有不可说诸普贤；一切毛端悉亦尔，如是乃至遍法界。’普贤菩萨是这样，其他如：文殊，弥勒，地藏，观音，势至诸位菩萨也无不是这样。而我们也没有看见，这岂非欺人之谈吗？不！不是的。佛的话非常真实，决不会虚逛的。海可枯，石可烂，佛语是不可改的。

我们的身体不是细胞的集合体吗？细胞是物质之一，科学家把物质分成原子，不过只有数十种。若再进一层分析起来，就只有原子核，阴电子和阳电子罢了！试问这种物质现象，怎么能转变作生命现象？全世界的科学家没有一个能够彻底答覆的。科学家能够把生物分析成原子，可是不能把原子造成生物；世间科学的技巧到这里就没有办法了。

释迦牟尼佛是无上的大科学家，由他亲身实验修证，清楚地知道：组合我们这个身体的，无非是业力的幻

现。细胞是物质，而物质的根本乃是能力的集合，并没有实在的体质。从前有一班科学家，以为乙太是唯一的实体，然而这乙太何尝有实质呢？

我们这个身躯是地水火风四大所合成，从阿赖耶识幻变出来的。真是因为阿赖耶识持有四种的功能：一，障碍功能，叫做地大种。二，流润功能，叫做水大种。三，炎热功能，叫做火大种。四，飘动功能，叫做风大种。这四种功能集合在一起，就叫做物质了。因为四种功能集合的成份各有不同，，所以有各种差别的原质。周叔迦居士说：‘倘若将四大种和科学中电子论作个比较，那么，障碍的功能就是电子，流润的功能就是电子吸引的力量，炎热的功能就是电子的电量或电子所含的热，飘动的功能就是电子流动不停的力量。’

阿赖耶识譬如有波浪的海，波浪停息的时候，海水澄静，就是识性，也叫做法性真如。这法性没有形状，也没有边际，无始无终，超空间，越时间的。众生无始以来——譬如环形，无始无终；众生的生死，如在环形里回转著，所以叫做轮回。不像直线般——是有始终的。都是从阿赖耶识发挥出来的功能，前后相续，没有间断。正如波浪汹涌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所以不能和真如相应。

佛菩萨已经能使这个识性澄清静息，证得广大无边的真如法性。这法性本来具备一切的功德，从此发起妙用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就能够分身十方，普

遍地显现在一切众生之前；譬如月到中天，它的影子显现在万千江湖之间一般。

佛菩萨既是普遍在一切空间，为什么我们不见不闻呢？这是因为佛菩萨和众生所处的境界不同。佛菩萨已觉，如睡醒的人；众生不觉，如睡熟的人。睡醒的人在睡熟的人之前，正在做五欲的梦，怎能见到佛菩萨呢？

再有一个譬喻：当明月照耀在天中的时候，一群盲子是看不见的。这一群盲子因为没有看见的缘故，就说天中没有月的存在，不是很错误吗？众生没有慧眼，看不见当头的佛月；因为看不见的缘故，就说没有佛。这和盲子说没有月亮有什么两样呢？

上面二个譬喻太简略，或者还不能明白；我再取个譬喻来说明这个道理。譬如无线电波，本来是普遍地充满在任何地方的——不论茶杯里，抽屉里，房间里，以至旷野虚空之中都充满著电波。到处都有无量数的音声同时并作，各各相入，各各不碍。就是我们的耳内，也充满一切音声的电波，可是我们一无所闻，没有感觉。

难道是电波在欺骗我们吗？当然不是！假使我们用一台良好的收音机，拨动刻度的指标，对准周波度数；当周波度数和某电台相同，某电台的播音就来相应。拨动指标对准其他周波，就有其他电台的播音，立即现出声音来了。佛菩萨时常显在我们之前，而我

们不见不闻；也就如无线电波处处现在我们之前，而我们没有闻到一般。

电波可以实验而证明其确实存在，佛菩萨的存在也可以实验的。我们的身体就是很好的一台活动收音机呢！佛菩萨的法身譬如乙太，乙太是充满整个空间的；应化身譬如无线电波，到处都有的。我们的心性本有十种法界，也像收音机本来有若干周波的刻度一般。所谓十种法界就是：一，佛法界；二，菩萨法界；三，缘觉法界；四，声闻法界；五，天法界；六，人法界；七，阿修罗法界；八，鬼法界；九畜生法界；十，地狱法界。现在把佛和菩萨法界说明一下。

我们倘使拨转我们的心针——念头，执持圣号，趣向于寂照的心境(杂念不生就是寂，了了分明就是照)，精进不息，不起杂念，净念坚固，于是这能念的心，和所念的佛，到了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的境界；这样随顺著心性，能使本有的其余法界暂隐伏，而和佛法界或菩萨法界相感通。

我们的心愿和某佛，某菩萨的夙愿各有不同，如各电台周波各不相同一般；念弥陀的就有弥陀来相应，念观音的就有观音来相应。也像收音机拨某周波的度数，就有这个周波的电台来相应一般。

《法华经》说：‘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，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，一心称名；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’众生是无量的，菩萨怎能一一都照顾到呢？这譬如有百千万亿的收音机，同时收某

一电台的播音，只须各各拨准其周波度数，那个电台的播音，就没有先后地在各个收音机里发出同一的声音；菩萨寻声救苦也是这样的。

幽谷大师说：‘诸佛菩萨没有一刻不想度众生，而众生念念和他们的心愿相违背！’这怎能怪佛菩萨没有感应呢？众生念佛的诚恳程度各不相同，所以心力强弱有别，感应也因此而有辨别；这就如收音机构造的不相同啊！

至于《华严经》所说：‘随缘赴感靡不周，而恒处此菩提座’，这句话怎样解释呢？这譬如巨大的播音电台，发音遍布全地球，而菩提座的电台并没有移动。这里所取的譬喻都是一往之谈。再进一层说，那么乙太如阿赖耶识，电波如第六意识，这样说法比较相近些。

世间的事相很复杂，一事的发生为祸为福不容易断言，而且不能预先知道。我们碰著意外的事应该做祈祷，假使能得佛力慈悲保护，终究能够安乐的；若是能为众生忏悔回向，功德更是伟大。

中轮法师说：‘有的人说：“回向和平，世界就能够和平吗？假使是这样的话，那么现在并不是有人在回向，为什么世乱还是如鼎沸，而不能稍微停止呢？”我说：“众生的恶业在逐渐增加上去，念念不停，时时加盛，旧的恶业才息，新的恶业又起。少数人的功德回向真是消不胜消，不过劫难已经因之减轻了。譬如医生治病，用足药量，可是病人不忌生冷，不避风

寒，旧病才减，新病又加；这不是药石不灵，实在是病人自作孽哩！’

我们假使有所祈求，要是诚心祈祷，没有不得感应的；佛菩萨一定以顺显隐种种方便，来满足祈求者的心愿。因为佛菩萨具有同体大悲心，看待一切众生，就和他们自己一般，没有彼此的分别；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众生，设法拔去众生的苦，而给与众生快乐呢！

关于‘可许则许’我已约略解释过了，希望读者诸君精勤地来修佛道啊！

附：代跋

致李怀耕居士书一

怀耕兄：

自从别了以来，想你在山上起居很安好，心地很清凉罢！常常想到你遇的不如意，很使我深深地感觉怅惘！人生世间不如意的事固然是很多的；我们既然得了人身，怎能免除得脱呢？譬如在荆棘林中行走，怎能怪荆棘触勾牵我们的衣履啊！然而我们既不幸落入荆棘林中，还是耐著心把当前的荆棘拨开，向前缓步行去的好。这样荆棘于我们就不至于有什么妨碍了。

世间的事情都随时随地在变异，月圆了要缺，开花了要谢，眷属的恩爱终必分散。人生不可避免的生，

老，病，死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五阴盛的八苦，说起来真使人寒心啊！不过月缺可以再圆，花谢了可以重开；而眷属的生离死别呢？那就很难重圆了。这真是世间最痛苦的事了。要补救这一痛苦，只有一致心弥陀净土，到了那边‘共会一处’，就永不会别离了。若是能够这样发心，那么世间上一期的生离死别，又何足悲痛？而况你们是暂的小别，那更何必心里不快呢？

我们生存在世间上，不过几十年的光阴，如石火电光，一转眼就过去了。虚幻的梦境是不真实的，等到一觉醒来真是不什一笑！梦中的得失，何必去忧悲喜悦呢？

我们都是三十以外的中年人了，当我回头看看三十年前的事，真像一场春梦！假使以过去的经验作比例来推想未来，那么，就算我们能活到百岁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

你最近的遭遇，我真为你感到不适。可是再反过来一想，拂逆挫折，失败打击，未必就能困厄我们；非但不能困厄我们，也许还能玉成我们。我说这话，并非我置身灾祸之外来说风凉话。因为我们有过去善恶的业，种在八识田中；因著这种子次第的成熟，于是顺逆的境界也次第的发现。所以祸福是我们自己造的，我们还能怨尤谁呢？这就是佛教所以注重忏悔，贵于实行的道理。

你们夫妻俩因为境遇的不幸，于是归心佛法，早晚祈祷，可是希求的愿望并没有达到。这是菩萨不保佑你们呢？还是你们的心不够至诚呢？假使心还不够至诚，应该自己省察，不要强自以为已经至诚恳切了，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是不对的。

若你们的祈祷确实是至诚恳切，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们的。菩萨有不佑之佑，在表面上虽看不出来而其所保佑你们的，实在是很远大的。凡夫们的目光，所见不远，常常因为目前的得失，就作为定论，那实在是很浅薄而谬妄的。

马鸣菩萨起信论里说，菩萨常用逆境救度人。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虽然碰著逆境，又何必怨尤呢？有的人或者要怀疑，佛菩萨为什么要用逆境来度人？这是因为众生处在顺境的时候，放纵在声色五欲之中，要想他们修佛道是很困难的；这种人必须逢到逆境，才能对往昔的行为发生忏悔的心，而起进修佛道的愿。佛经说：‘八苦是良师’，实在是很对的。

譬如钢铁的铸成，其熔点热度，假使不较铸铁为高（就是要比铸铁受更苦热的磨炼），怎能成就其为钢呢？再如供人瞻仰的丰厚高大的碑石，不知道它已曾经过多少千锥万斧了呢！否则认愿来抚摩这顽石啊！

世间的事多一番失败，就增加一番经验。那不曾经过挫折而每每获至成功的人，他们的意志必定骄傲，行动必定忽略，而他们的事业也容易崩溃。可知逆境足以挫折我们骄浮的气焰，规范我们放逸的行动，它

实是我们的善知识哩！这就是菩萨所以用境来度人的道理了。

‘随缘消夙业，更不造新殃’，这是佛教徒的人生观之一。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，应当不沮丧也不畏缩。还有一个法子，就是碰著不如意事，能够退一步想，那就海阔天空了。

希望你能放开眼界，看得深远一些，心胸就能廓然了。处在障碍的环境而不受环境所障碍，那么障碍的环境和你有什么相干呢？（譬如到了乡僻的地方，没有软白的大米饭吃；我们可以把黄糙米饭，咀嚼得烂一些，吃得少一些，一样的容易消化，可以帮助我们营养。假使我们不因此而起烦躁不安，环境于我们有什么妨碍呢？）倘若镇日地忧戚痛苦，多愁多虑，是会耗损你的精神体力的；徒然自苦又做什么呢？

印光大师生文钞可以度你的苦危；山居闲暇，请你熟悉读一遍。夜已深了，不能尽我所欲言，请你珍摄！

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下午十一时灯下弟海量上
言

致李怀耕居士书二

耕怀兄：

昨日寄给你的信，想已蒙阅读过了。今日碰著令兄，据说你曾经对他这样说：‘倘若因为偶然破戒的缘故，

就须受到严酷的刑罚，那么，不守六斋，十斋的人们，为什么倒逍遥自在呢？’ 在你的处境，是难怪你有这样的怨语！这也是人情之常，不独你一人是这样的啊！

不过人们在过去世所种的因，各不相同；因为夙业不同，而使今世受报也就有差别。这是属于‘别业’问题，不可以拿自己的业报和别人去比较，作为一概而论的。譬如校中学生同级读书，而资质各有差别：有的是十分，有的是二、三分。那只有二、三分资质的人，虽然竭力读书，恐怕还有留级的危险；而那些具有十分资质的，读书虽然漫不经心，可是常得名列前茅。这没有别的道理，不过是他们的夙习不同罢了！那留级的倘若说：‘我攻读得很勤苦，现在竟被留级；某某不很用功而能名列前茅。为什么事情这样颠倒呢？’试问你，这样的责问对还不对呢？

受报相同的，那是‘共业’。如这件案中受累的人，专业性都信佛念佛，而所科的罪和你相同，并没有较你加重。在俗眼看来，你的祈求是徒然了。那可不是这样说，这是佛经中所谓‘共业’。不过‘共业’中有‘别业’。如同一学校毕业，这是‘共业’；而个人程度各别，则是‘别业’。所以祈求也自有其功用，不过这里面的消息是很微妙的。

信佛的志愿不坚定，善念就不纯正，结果必被业力所束缚。虽然如此，可是在我看来，多一番境，就消除一层业障；能够奋斗到底，到后来必能获得胜利的。若是中途屈服，那痛苦就没有穷尽了。请你鼓足勇气，

再接再厉！打开荆棘的路途，辟出康庄的大道！事在人为，不要学俗人的见解，推诿给气数才是啊！我的见识不广，智慧狭劣，所譬喻的或者不很适当，还希望你多读佛书，那里面是宝藏无尽，俯拾即是。

‘振衣千仞岗，濯足万里流’！学佛者的‘胸怀’应该这样去‘耕’耘，将来的收获就丰富了。

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灯下弟海量上言

普回向偈

愿以此功德，消除宿现业，增长诸福慧，圆成胜善根。贪嗔痴恶毒，及与刀兵劫，瘟疫饥饉灾，悉皆灭无余。人各尽忠孝，礼让廉耻等，书写暨校对，读诵并受持；财法力随喜，辗转流通者，现眷咸安乐，先亡获超升。风雨常调顺，国民悉安康，法界诸众生，同愿往西方。